

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

朱道能 一路向北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

百年中国农村变迁史论

中国农村变迁史论

中国农村变迁史论

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

朱
道
能
著

一路向北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一路向北 / 朱道能著. — 成都: 四川文艺出版社,
2011.12

(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)

ISBN 978-7-5411-3339-8

I. ①一…… II. ①朱… III. ①小小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59577 号

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
BAINIAN BAIBU WEIXING XIAOSHUO JINGDIAN

一路向北
YILU XIANGBEI

朱道能 著

责任编辑 唐婧

整体设计 袁银昌

封面印前制作 上海袁银昌平面设计有限公司 胡斌 张艳

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

社址 四川省成都市槐树街2号

网址 www.scwys.com

电话 028-86259285 (发行部) 028-86259303 (编辑部)

传真 028-86259306

排版 陈倩 张梅 雷涛 高赫赫

印刷 北京外文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 650mm×920mm 1/16

印张 13.25

字数 170千

版次 2012年2月第一版

印次 2012年2月第一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411-3339-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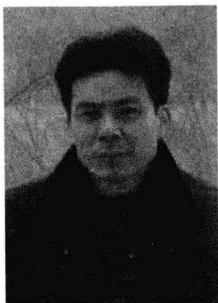
定价 19.8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

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书系顾问

(以姓氏笔画为序)

王 蒙	刘海涛	江曾培	汤吉夫
陈建功	郑宗培	桂晓风	雷 达



朱道能

原籍河南信阳，现居湖北孝感。2007年在《读者（原创版）》第10期发表处女作后，正式开始小小说写作。迄今在《读者（原创版）》《读者（乡土人文版）》《青年文摘》《小小说选刊》《微型小说选刊》《百花园》《微型小说月报》《散文选刊》《北方文学》《黄河文学》《小说月刊》《当代小说》《辽宁青年》《格言》《故事会》《特别关注》《特别文摘》《喜剧世界》《杂文月刊》《楚天都市报》《南方日报》《新课程报》等报刊发表作品。多次获得全国大赛以及年度评比奖项。有近百篇（次）入选各类选刊和选本。

总序

《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》编者邀我作个序。对于微型小说这一文学样式我很喜欢，多年前我曾写过一篇关于微型小说的杂感，就是为其鼓与呼的，现不妨摘录于下，以示对这浩浩百卷的出版给予热烈的祝贺。

尽管人们可以对“微型小说”这一名称提出不同的意见，微型小说的存在却是一个事实。

它是一种机智，一种敏感，一种对生活中的某个场景、某个瞬间、某个侧面的忽然抓住，抓住了就表现出来的本领。

因而，它是一种眼光，一种艺术神经。一种一眼望到底的穿透力，一种一针见血、一语中的的叙述能力。

它是一种情绪、怅惘、惊叹、留连、幽默，只此一点。

它是一种智慧。简练是才能的姐妹。微型小说应该是小说中的警句。含蓄甚至还代表了一种品格：不想强加于人，不想当教师爷，充分地信任读者。

它是一种语言，举一反三，一以当十，字字千斤重。

它又是自成体系的一个世界，并不窘迫，并不寒伧，肝胆俱全。

它是谦虚的，它自称微型，自称小小。

它又是困难的，几百字，赤裸裸地摆在严明的读者面前，无法搭配，无法藏头露尾，无法搞障眼法。

它是一种机遇，踏破铁鞋无觅处。它也许是一种命运吧！命运啊，这一生，你能给我几篇像样的“微型”呢？

王 蒙

2011年9月26日

目
录

给我一个支点	1
七月的阳光	4
情寄何处	6
拍 卖	10
拜 年	13
神 算	16
第三只眼	20
小年过了是大年	23
价 值	26
威 风	29
三叔和他的“房子”	32
汤老师和他的女人	35
折 锋	39
1976年的猪肉	41
爱的延续	44
在那遥远的小山村	47
老人与狗	50
和你一起慢慢变老	53
心灵的呼唤	56
乡村情感	59
鳖 殇	63
蛇 殇	67
狗日的狗	70
父亲的短信	74
生死之间	75
风景树	79
最后两条短信	83
雪落无声	85

润物无声	88
冬生的夏天	90
区老师的区	93
老钱醉酒	96
世界第五大发明	99
心 魔	101
黄鳍精	104
父老乡亲	107
善 终	110
有关画皮媳妇的话题	113
白母鸡，黑母鸡	116
被风吹走的夏天	119
扯猪腿	122
黄荆头	125
看门老头	128
味 道	131
形 象	133
秘 密	136
小白的黑色遭遇	138
神龙泉	141
半夜鸡叫	145
笔记本	148
“同志”那年14岁	151
酒 殇	153
爱情魔术	157
小雅的菜园	160
小村谜案	163
木林森的木	166

感谢一只狗	-----	169
桃花朵朵开	-----	172
一路向北	-----	176
如果能感动上天	-----	178
摇醒爱情	-----	181
火候	-----	182
双喜临门	-----	185
回扣真是害死人	-----	187
乡村人物拾趣	-----	188
消失的花头巾	-----	191

给我一个支点

我得承认，我能走出那座叫石头洼的小村庄，完全得益于一个姓阿的外国老头和一个叫刘青山的中国同桌。

说到这里，必须要提到一节物理课。当老师讲到阿基米德的“杠杆定律”时，提问道：杠杆原理在我们生活中随处可见，哪位同学能举例说明？就在我挠得头屑乱飞时，我的同桌刘青山却把手举得比旗杆还直。他的答案是：撬石头。

嗨，教室里响起一片懊恼之声。要知道，当时我们学校的名字就叫石头洼学校，而班上叫石头的同学就有七个之多。在我们这山旮旯里，最不缺的就是石头。谁家若要盖房子，垒猪圈，砌护坡什么的，随便找个地方，大锤一抡，撬杆一别，石料就齐了。这撬石头，不就用的是杠杆原理吗？

表扬完刘青山后，老师又说，除了杠杆定律外，阿基米德还说过一句很著名的话。说着，老师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吱吱有声地写道：给我一个支点，我就能撬起地球。我咂了下嘴巴，乖乖，蚊子吹喇叭，口气不小哩！很快，我就听见后座的李老歪说了一句很流氓的话：吹牛B。我不知道如果那个外国老头听了会怎么样，反正老师当场脸就白了，她一拍桌子，李老歪，下课到我办公室来。然后抬手把那句很著名的话给擦去了。

第二天，我看见刘青山买了个新笔记本，那句“吹牛B”的话，竟然被他工工整整地抄写在扉页上，后面还打上一个大大的“！”。刘青山问我，你看这感叹号像什么？我很认真地瞅了瞅，摇摇头。于是，他便

得意地一笑，像一根撬杆，正在撬地球哩。我拿起笔记本再仔细一瞄，嘿，还真像，就是地球小了一点。说着，我顺手又往下一翻，就看到了刘青山写下的两句话：

给我一个支点，我就能上大学！

给我一个支点，我就能当将军！

我笑嘻嘻地捣了刘青山一拳：你真行！

刘青山一把夺过笔记本，脸蛋红得像鸡冠一样，我写着玩的，你可别笑话我啊？我不笑了，挺严肃地说，看你说的，我笑话你干啥？哪个人不想当兵上大学，走出山沟沟哩？刘青山听了很激动，激动得像革命战友久别重逢一样，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，嗯，咱们一起努力，争取上大学，当将军！当然我也很激动，激动得第二天也买了一个新笔记本，也工工整整写上那句“吹牛B”的话，也打上大大的“！”，两个。

从那以后，我和刘青山的学习成绩，就像唱国歌时的红旗，嗖嗖往上升，不但在班里迎风飘扬，而且还在全校迎风飘扬。直到我随着转业的父亲一起转学，我这面旗帜才恋恋不舍地移到城里继续飘扬。

很快，我就收到刘青山的报喜信，他考上了我们县城一所重点高中。我也回信向他报喜，我同样也考上了这座大城市里最好的一所高中。刘青山在信中说，大学就像被撬下来的石头，咕噜噜地朝我们滚来了……

就在我们憧憬着美好的未来时，我寄给刘青山的信却被退回来了，上面写着“查无此人”。我一下子懵了，便央求父亲以单位名义寄了一封“学校领导亲启”的查询信件。很快，我就收到回信，信上说，刘青山同学的父亲，在石场放炮时炸死了。因为他还有一个生病的母亲和两个幼小的弟妹，所以他选择了退学……那一天，我一封封地翻看着刘青

山给我的来信，当再次看到“咕噜噜朝我们滚来时”，我的眼泪忍不住咕噜噜地滚了下来。

再后来，我真的被“撬棍”撬进了大学，撬进了机关，然后，娶妻生子。而刘青山也真的像撬下的石头，咕噜噜地滚进了山沟，滚进一个被我渐渐遗忘的角落。

多年后，我借一次下来检查工作的机会，回了一趟石头洼。当我得知刘青山还在家乡石场打工的消息后，既高兴又难过。我谢绝了当地领导的陪同，只身前往刘青山打工的石场。

尽管我已有了心理准备，可当石场老板喊了一声老刘后，那张抬起的面孔，还是让我一下子愣住了。直到刘青山在裤子上磨蹭双手时，我这才醒过神来，一步跨过去，紧紧握住他的大手，摇，再摇……

站在石场的山坡上，看着快被掏空的大山，我感慨万千。青山啊，你掏空了一座大山，大山也掏空了你的青春啊！刘青山听了，很平静地笑了笑，答非所问地说，这石头好啊，靠着这些石头，我把妹妹送出嫁了，把弟弟送进大学了，把儿子也养得跟这撬杆一般高了……

看着刘青山手中的撬杆，我突然想起那个“！”的比喻来。这么一想，心里便是一酸。我说，青山，还记得……阿基米德说过的一句话吗？

刘青山愣了一下，笑了笑，没有回答。他转过身去，把手中的撬杆插进石头缝隙间，两腿一叉，身子往后一仰，嘴里发出“嗨”的一声呐喊——轰隆隆，一块上千斤的巨石，顺着山坡的石道翻滚着，跳跃着，朝着山下的石堆呼啸而去……刘青山收回目光，看着我，微笑着说了一句话：给我一根撬杆，我就能撬起石头！

嗨——石头落堆时的碰撞声，在山谷里久久回荡……

七月的阳光

盛夏的阳光塞满了院子，白晃晃地晃着我的眼。爹就蹲在阳光地里，一根接一根地吸着烟，烟是白的，雾是白的，唯有他的影子，是黑的。

在令人窒息的闷热中，我的呼吸声开始粗重起来，于是，我便大吼一声：“给我一年时间，我去复读！”

这一声，把爹的烟灰震落一地。他瞅了我一眼：“你，复读？”我迎着他的目光：“我，复读！”

爹背转身丢下一句：“那行，明天你就去工地挣学费吧——”

爹的态度彻底激怒了我，冲着他的背影，我大喊道：“有啥了不起的，去就去！”

第二天，我去了一家建筑工地。

工头说：“抛砖去。”又瞟了我一眼：“会吗？”

我伸手捡起一块砖头，“呼”地扔上脚手架。

工头把眼一瞪：“轻点，你扔炸弹啊？”

扔炸弹？这话让我眼睛一亮：对呀，何不把这堆砖头当做游戏中的弹药库呢？想象着“炸弹”扔出后，敌人鬼哭狼嚎的惨相，这抛砖何累之有？这么一想，我就立即精神抖擞地投入到“战斗”之中……

可粗糙的砖头，毕竟不能和光滑的鼠标相提并论，很快，我的手掌便火烧火燎地痛起来。于是，再抛出的砖头，就像中弹的小鸟，常常从半空径直栽落下来。

“你没吃饭啊？砸烂了我的砖头，扣你的工钱。”我刚才满场飞奔

时，未见工头的影子，可刚一懈怠，他就幽灵般地出现在我身后。

我瞪了工头一眼，专挑那些表面粗糙的砖头往上抛，当尖利的棱角从我的手掌划过时，我体会到一种自虐的快感。

中午休息时，我找个角落坐下，就听到身后有脚步声，但我没有抬头，只是拿着牙签去戳手上的血泡，一个，两个……等我再抬头时，一块砖头上，放着一瓶碘酒，一双手套。

一个星期后，我不再需要手套了。因为手上厚厚的老趼，已经经得住砖头的磨砺了。这时，工头又来了，说：“工地人手不够，从今天起，你除了抛砖，还要去掂灰桶……”我似乎已经习惯了工头的苛刻，便一声不吭地掂起灰桶就走。尽管我努力在做，可依然顾此失彼。“人哩？抛砖——”“人哩？来灰——”

在我忙得焦头烂额时，工头又出现了：“你在影响我的工程进度，知道吗？按照规定，扣除你半天的工钱！”

十几天的忍耐，终于在这一刻达到了极限。“砰”的一声，我把灰桶扔了老远，大吼一声：“把工钱结了，我不干了！”

工头不紧不慢地点起一支烟，说了一句：“走可以，工钱一分没有。”

“你——”

“你什么？我如果拿个半拉子工程找你甲方要钱，你会给吗？同样的道理，你半途而废，就等于你以前的努力一分钱都不值了……”

我呼呼地喘着粗气，却一句话也说不出。

“是走是留，你自个琢磨吧——”说着，工头背着手，慢悠悠地走了。

这时，我清楚地听见内心的呐喊：“走，走，离开这个鬼地方……”事实上，我的腿真的在走动。可走着走着，我却神使鬼差地弯下腰，掂起被我扔掉的灰桶……

一个月后的一天，我被工头叫到他的办公室。他拿出一张纸，说：

“这是复读学校的招生简章。它设在一个偏僻的乡镇，全封闭教学，半年放假一次……”说着，他又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厚厚的信封，推到我的面前……

又是一个七月天，阳光热辣欢快地泼洒下来，宛如此刻我雀跃的心情，我拿着一封大学建筑系的录取通知书，去了建筑工地。

远远地，我看见工头拿着图纸，正和几个人指指点点。

我走了过去。

工头把图纸往别人手中一塞，急忙打开通知书。看着看着，他不由得咧开嘴，露出一嘴焦黄的牙齿。在一圈人注视的目光下，他突然抬起头，望着火辣辣的太阳：“这天好热啊……”说着，他张开巴掌，在脸上抹了一把，然后，那手迟疑了一下，就落在了我的肩膀上：“好儿子……”

在如火如荼的阳光下，我的眼睛突然流汗了。

情寄何处

日暮时分，他终于赶到了村口。春节的傍晚，没有男人荷犁牵牛的晚归，也没有女人河溪里淘米洗菜的忙碌。就连溪水也一改往日的喧哗，徐徐无声。在这难得的娴静中，偶有几声零星的鞭响，夹杂着孩子的笑语。有一只黄狗，正躲在草堆下大快朵颐地啃着一根骨头，还有肉